

籌辦夷務始末

咸豐朝
卷四十一之四十二

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

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庚午給俄羅斯照會。

為照會事。准六月二十八日貴大臣照會前來。本大臣細加查閱。內有即照貴國地圖辦理。不然。難免侵占擾亂之語。甚屬非是我。

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。今貴大臣出此無理之言。形諸筆墨。殊多不合。豈是誠心和好之道。查康熙年間。我中國與貴國定界。貴國鳴礮誓天。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。山之陰為貴國之地。實兩國疆界之定限也。今我大皇帝普愛眾生。不忍貴國之民困窘。已將黑龍江空曠之地。開

吞屯奇哈地方。借與貴國流民居止。此我

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體同仁至意也。貴國又欲在烏蘇哩江綏芬等處游行立界。此地面乃係我國吉林之地。與貴國毫無毗連之處。貴大臣來文。直云難免擾亂侵占。此等無理之言。先出於貴大臣之口。是情理之曲。乃出之於貴國矣。今我二人亦有一言相告。查乾隆二十九年。貴國遺失馬匹。以少報多。我中國曾有開關停市之舉。又四十三年。四十九年。皆有停止互市之案。今我兩國新換條約。理當倍加和好。互相遵守新章。永無增減。以為信義。今貴國於初換條約之後。即欲增出他事數條。而貴大臣又以侵占擾

亂之語輕出於口。設果有此事。我中國必將相待貴國二
百餘年優厚之意。並借與黑龍江左岸空曠開吞也。奇咭
地方。為貴國流民居止。又新立條約。五口通商。一切相待
美意情厚。而貴國轉欲侵占他處地方。出言無理。種種情
節。宣示中外。使各國聞之。共和貴國之非是。然後開關停
市。莫謂我二人言之不。實貴大臣之自取也。至陸路通
商之事。查嘉慶年間。有准在恰克圖通商。別處不准之條。
今既有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。他處應無庸
議。我二人實欲誠願和好。故再將各疆界及通商一切利
弊。為貴大臣詳為解說。以免自誤。今我

大皇帝優待貴國。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開吞屯奇咭等處。借與貴國流民居止。又立新章。准其五口通商。如此相待。原為貴國與我國和好二百餘年。非他國可比。是以種種從優允許。乃貴大臣不知感情。必欲將侵占地方及增添陸路通商各事。堅持己意。上先出無理之言。不知此等事。雖為貴國所欲。乃我國斷不能與之事。貴大臣如始終不悟地理。謂若從此不和。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。不獨以後與貴國無益。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。開吞屯奇咭等處。及恰克圖。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。亦皆毋庸議。是貴國求多反少也。總之綏芬烏蘇哩江等處。

是斷不能借之地。貴國不可縱人前往。亦不必言及立界。至已經借許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。闊吞屯奇咭等處。及貴國遇有赴東海船隻。准進黑河口。入松花江往來入海行走。此事京中止能言其大概。現在我國已派該處將軍副都統在彼處。等候貴大臣詳細定議。貴大臣必須迅速到彼。不可使該將軍人候時日。方為妥善。再貴大臣欲將前次桂良等所奉

諭旨。鈔給一節。此

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。本大臣未便擅自請出鈔給。以上各節。本大臣實心與貴大臣和好。是以將此中利弊詳細為貴

大臣逐層詳說也。為此照會。

辛未。

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。六月三十日。接准副都統格
綢額文稱。二十七日。九有大船一隻。在距老龍頭十里以
外停泊。當即雇覓民船。派人前往查探。船極高大。共有夷
人四五百名。多係廣東口音。聲稱英國人。自上海廣東來。
久門山海關名勝。前來觀望。隨後尚有小船二三隻等語。
旋有夷人數名。乘坐小杉板近岸。欲買牛羊等物。內有一
名。實係俄夷。上年曾在黑龍江辦理界務。與現在防兵。彼
此認識。該副都統。調集各處哨探官兵。協同防守等因。於

隨即劄飭該副都統加意嚴防。果係俄夷。斷不致用武。第
究係何國船隻。難以辨認。或英夷在大沽受懲。前往該處
滋擾。希圖牽制。亦未可定。惟水面不可與之較量。如有結

隊登岸。實有尋釁情形。亦應任其深入。方可得手。伏查俄
酋慕姓。大船已於二十四日起碇。或者即係此船。何以捏
稱英夷船隻。此理殊不可解。擬請明白曉諭在京俄夷。現
在中國與英夷接仗。隨在設防。各處口岸。不得擅自停泊
船隻。設非官兵認識。一經損傷。翻失和好之道。北塘現有
俄夷船隻。亦可就近傳諭。恐該夷不肯遽信。轉致生疑。近
日俄味二夷船隻停泊北塘。尚屬安靜。至英夷上年曾經

窺伺武漢。此次又在大沽受創。難保不前往滋擾。意圖洩憤。業將該夷駛抵海口。一切情形。並所築礮臺營壘。高厚尺丈。攔河各項。布置詳細。咨行

欽差大臣官文。及早準備。仍恐未盡周詳。查都司施。恆。由京來營。暫留差委。所有大沽海口。防守規模。該員備悉。擬飭該員由驛兼程。馳赴湖北。面見官文。述傳一切。以期有備無患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僧格林沁奏。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。捏稱喚夷一摺。俄夷大船一隻。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。經副都統格。綢額。派人往查。有夷人四五百名。多係廣東口音。稱係喚國人。自上

海廣東來。此內有俄夷一名。為防兵認識。恐係俄酋慕姓。前往山海關。捏稱英夷。意圖窺伺形勢。本日已飭肅順等。照會在京之俄夷伊格那提業幅。告以中國現與英夷接仗。各處口岸。設防嚴密。如見伊船隻。即行開礮。爾國船隻。不得擅自停泊。亦不得與英夷同船。恐致誤傷。轉失和好。僧格林沁。仍嚴飭格繻額。密加防範。如查係俄夷。自可以理開導。勿令停泊。設有英夷船隻。前往該處滋擾。即誘令登岸。俟其深入。痛加勦擊。以期聚而殲旃。

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。查此次天津之役。為二十餘年未有之快事。得信後。夷商頗懷疑懼。紛紛收回存本。上海地

方竟同罷市。經署蘇松太道吳煦。開復知府藍蔚雲。傳到
英夷。哮。嗾。喝。沸。夷。伊。攬。告。以。嗜。嚙。嘶。任。性。妄。為。自。取。挫。辱。
與。人。無。尤。然。

大皇帝聖度如天。既有成約在前。必邀
恩施格外。毋庸疑懼。該二夷皆唯唯而退。吳煦等。又令華商向夷
商明白開導。各夷咸知感悟。抱怨嗜嚙嘶之辦理不善。商
民之心始定。不納關稅之說。亦未再提。吳煦等。見有機可
乘。且上海地方。已早聞味夷在天津會議換約。即諭令華
商作為己意。告知夷商。以條約一事。額爾陰。經營年餘。甚
費心力。

大皇帝准其進京換約。待之不為不厚。因前此北上迅速。未與欽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議。又未知直隸總督在北塘守候。致有歧誤。實則彼此俱無成見。

欽差大臣計期業已抵京。咪夷必照議辦理。啖啡二夷。如果再往理說。必當優待如初。儻以意氣用事。必致兵連禍結。廢時失事。況勝負亦未可定。上年所議各條。全功盡棄。未免可惜。該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說。啖首雖稱所言屬有理。而中國先行開礮。該夷官兵死傷數百人。若不報復。恐為上海諸夷所笑。且渠不能自主。擬即請示國王再定。啖首則稱伊國亦有傷亡。不能不照啖首辦理。揆其詞意。目前無

可勸解。不便操之過急。而何時如何報復。該酋等不肯明言。轉以咪酋取巧為譏。咪酋意在揆尋釁端。因不知我海運已竣。於十四日將該酋乘坐南旋之火輪船一隻。駛往天津。欲阻我沙船進口。十六日復有輪船。駛行東南大洋。探係咪啡二酋。使人送信回國。臣查咪啡二夷。向俱聽命於咪。今咪酋報復之意尚堅。咪酋從而附和。咪酋進京必先換約。而換約之後。若即查照新章開市。恐咪啡藉以有詞。於撫局似有窒礙。

欽差大臣桂良等。自必早經計及。議者又以現聞咪啡二夷。在國自行構釁。我可藉為離間之計。殊不知各夷互開。本屬常

情。而與中國交涉事件。仍復交相袒護。況互關之確否。仍不可知。嗾夷素稱强悍。每利於西洋各國構兵。向其借助。該夷即因以為利。坐獲重資。有如貿易。是欲藉咪啉為轉圜。恐亦難恃。此時暎夷意欲阻我今屆海運。業已無能為役。所慮者。印度夷兵。及各國回信。均非數月不能來。今冬明春。必有變局。下屆海運漕糧。恐有阻滯。河運又萬難遽改。上海六月初八以前。洋藥捐款。十日內。收銀七千兩。各國夷稅。亦僅二萬餘兩。不及往時三分之一。初九日以後。貿易雖未停止。已與停止無異。軍餉無可取資。民心益加惶惑。錢漕均形棘手。正不必該夷勾結粵逆為患。而誤漕。

誤餉均不待言。此後情形不堪設想。現聞啖苗願出重資購覓。

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摺。似疑我將閉關絕好也。若不使之聞之。則猜疑日深。恐漢奸夷匪復似廣東之捏造。

上諭從而煽惑。所患實非淺鮮。臣擬即欽遵。

訓諭。作為己意。佯作不知。俾夷亦曾助逆。照會哱哱。哱哱囑其迅速。此上。隨同咪夷換約。並令向噶魯嘶曲為開導。以破其疑。第夷性犬羊。誠恐置之不覆。復密飭吳煦等。遣令哱哱。哱哱素相信任之夷目伊擔。通事梅德爾先後向其開導。告以臣有照會前來。視其如何回覆。再行發給。

何桂清又奏查該夷房產財貨雖在上海而華商之往來

轉連則滙聚於蘇松是蘇松與上海固脈絡相通者也上

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由黃浦江汊流而

上至閔行鎮而進小河紆回曲折始達松江若越閔行鎮

而至泖口渡泖湖經攔路口出澱山湖直達寶帶橋水勢

寬深為重載船隻往來之路自寶帶橋至蘇州府城係屬

運河且多橋梁水勢又淺窄矣其由吳淞江之流而上歷

野雞墩黃渡鎮至崑山之白塔以達於蘇間段淤淺必須

乘潮候風而行是閔行鎮為松江之屏蔽而攔路口寶蘇

州之鎖鑰也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在閔行鎮野雞